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65

## 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实践模式与理论阐释 ——以重庆市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探索为例

王思源<sup>1</sup>

(<sup>1</sup>南开大学, 天津 津南 300350)

**摘要:** 基层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样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制度载体保障基层协商民主实现。但由于街道一级缺乏同级人大制度安排, 街道群众参与制度断层、民主表达不畅、街道监督缺位等问题长期存在。在政治势能下沉和基层行动响应的共同推动下, 重庆市自 2019 年开始探索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本文从重庆市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实践模式出发, 从党建多维整合、多方共同在场、治理网络嵌入、代表赋权增能四个维度考察制度运行机制, 进而回应此制度优势何以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重庆市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是推进协商式参与制度化、创新基层人大会议制度的有益实践, 有助于建构完整制度链条的全覆盖民主, 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 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 全过程人民民主; 基层协商民主; 基层人大会议制度创新

### 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sup>[1]</sup>。基层协商民主作为基层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样态之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制度载体保障基层协商民主实现。完善基层人大会议制度体系和实践形式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贯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逻辑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基层治理日趋复杂化, “撤镇改街”进一步叠加了街道治理压力。而由于缺少同级人大会议制度安排, 街道层面参与制度断层、民主表达不畅、监督缺位等问题突出, 难以有效回应公众参与日益增长的参与街道公共事务的需求和意愿。当前, 许多地方人大聚焦基层“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的治理难题, 加快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 形成了诸多创新性实践经验。2023 年,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下发《关于探索推行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指导意见》<sup>[2]</sup>, 提出在街道推行议事代表会议制度, 是推进协商式参与制度化、创新基层人大会议制度、建构完整制度链条的全覆盖民主的有益探索。基于此, 本文从重庆市的个案出发, 考察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实践模式、理论逻辑和治理效能, 进而回应如何进一步将此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 二、文献述评

党的十八大以来, 基层协商民主逐渐成为发展基层民主、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标志<sup>[3]</sup>。如何在超大规模的现代国家中构建起上下左右贯通的意见沟通机制<sup>[4]</sup>是关系民主实践体系建设的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 2022 年 6 月浙江省委首先提出“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的构想, 各地也逐步展开民主基层单元建设, 致力于激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神经末梢”。从定义来看, 基层单元可理解为是各级人大在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具体实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载体<sup>[5]</sup>。但由于基层单元建设是一项探索中的创制性工作, 对其具体做法的界定并不明确, 为各地人大的探索提供了空间<sup>[6]</sup>。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实践有: 浙江省的人大代表联络站、上海市的基层立法联系点、重庆市的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等, 各地以其不懈探索绘制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的生动画卷。

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是指在街道党的工作委员会领导下, 由人大街道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 围绕街道民生事项和其他经济社会发展事项组织开展民主协商的议事制度。作为人大制度的基层创新实践, 街道

**作者简介:** 王思源 (2004—), 女, 陕西汉中,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022 级本科生。

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运作机制、效能及存在困境等内容为政府与学界共同关注，相关研究主要从制度设计、制度主体、制度运作三个维度展开。就制度设计而言，宏观层面上学者指出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基层的拓展和延伸<sup>[7]</sup>，需实现与人大制度的有机衔接，强化其权威属性；微观层面上，有学者从代表制度、工作制度、职能规定<sup>[8]</sup>方面对该制度的具体完善进行思考，同时也强调制度应随实践不断调整。就制度主体而言，一方面，议事代表是街道议事代表会议的主体，如何确定和产生议事代表是把“群众所盼”转化为“履职所能”的关键；另一方面，要促进街道居民积极参与议事协商和民主监督，在人大制度框架内考量如何嵌入协商民主机制<sup>[8]</sup>。就制度运行而言，有学者从试点实践出发总结其良好运作的经验<sup>[9]</sup>，提出坚持党建引领、选好议事代表、发挥众议效能等做法；有学者阐释该制度的作用效能<sup>[10]</sup>，即通过建立起民主协商和多元参与机制，畅通了党委政府联系服务基层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抓手；有学者关注到该制度当前实践中存在的困境<sup>[11]</sup>，诸如试点各地思想不统一、法律制度有待完善、推进力度有待加强、民主实践融合度低等问题。

综上，学界对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索，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治理实践体系，但仍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研究内容上，现有文献主要是基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展开的规范性研究或是针对某地试点实践进行的经验总结，缺乏理论与实证的结合分析。研究对象上，学者多选取浙江省的成功案例进行分析，忽视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等客观因素对民主建设程度的影响，研究成果的推广性较低；本研究选取位于我国西南地区的重庆市，弥补了在西部地区开展基层民主建设的空缺。研究视角上，当前关于基层民主单元建设的研究缺乏成熟的理论分析框架，而政治学领域的理论大多源自西方，因此需基于中国特殊国情和基层治理实践进行更为系统的探索，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实践论据。

### 三、案例引入

重庆市属我国直辖市之一，集城市、农村、山区、库区于一体，治理环境复杂。全辖 38 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1022 个乡镇行政区划单位。受行政规划调整影响，许多乡镇“撤镇设街”，目前街道 245 个，占比已近乡镇行政区划单位四分之一。作为最贴近社会的政府机构代表，街道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基础性纽带，也是市域治理的基本单元，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和监督。2019 年，重庆市部分区县开始探索试行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截至 2023 年底，全市 34 个区县的 171 个街道实施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明确将街道议事代表会议作为街道开展议事协商的民主参与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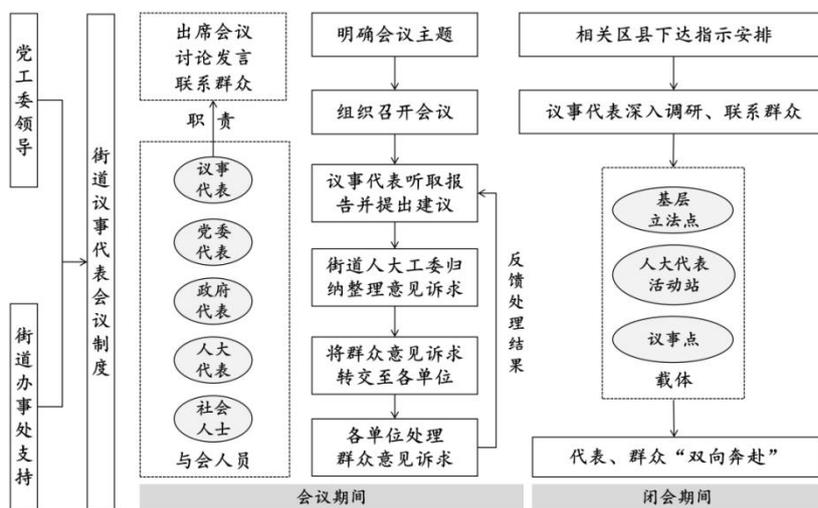


图 1 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流程图

针对群众参与街道事务的制度断层问题，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在基层人大议事和社区居民议事间建立制度衔接，明确街道层面协商议事“谁来议、议何事、如何议”的问题，推动协商式参与制度化。针对群众对街道治理的监督缺位问题，重庆市赋予街道议事代表会议一定的监督功能，以提供一个正式的民主监督平台，促进参与式监督常态化。具体而言，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可以听取讨论街道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民生建设等方面的专项工作报告，票选街道民生实项目，收集反映群众对街道工作的意见建议<sup>[2]</sup>。

在议事主体上，街道议事代表是参与议事的核心主体，代表街道群众的共同利益。重庆市各区街道议事代表选举都基本遵循“推荐—协商—提名—审查—决定”的民主程序。人员组成来自于居民代表和社会各界

人士，辖区内各级人大代表也受邀参会，发挥其密切联系群众的作用。人选遵循混合式代表机制，综合考虑比例、结构和代表人基本条件，力求具有普遍代表性。部分区县街道还根据当地情况细化要求，如綦江区明确规定了妇女代表和专职干部所占比例，涪陵区将议事代表编入辖区内人大代表活动站和民情联络点。

表1 重庆市部分街道试点实践

地点	具体实践模式
鱼洞街道	“三个三”工作机制 严把“选、提、审”三道关卡 规范“前、中、后”三项流程 搭建“知、研、商”三个平台 “邻里议事亭”
鼎山街道	议事代表通过“邻里议事亭”走出去 群众通过“街道居民议事厅”走进来
七星岗街道	“小院议事厅” 人大代表、议事代表与群众面对面商议“关键小事”

在议事制度上，街道议事代表会议一般在年初和年中各召开一次，遵循“议近、议实、议小”原则，将协商议事重点放在街道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上，如老旧小区改造、道路建设、停车问题等，从而精准对接群众公共服务需求。此外，制度包含会前、会中、会后各个阶段的规范化制度流程，践行了“全过程”理念，真正让议事高效务实、民主“落地生根”。会前，议事代表以走访选民、举办座谈等形式倾听百姓声音，汇集民生问题；会中，代表们畅议街道事，票选重点民生项目；会后，发挥跟踪、反馈和评估机制作用，有力执行议事结果，形成公共事务办理的闭环机制，确保民生难题的最终解决。

#### 四、理论阐释：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生成、运转与效能

##### （一）制度生成的双向路径

###### 1. 政治势能下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最大优势，也是政治势能的核心要素<sup>[12]</sup>。党的二十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强调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并进一步以党政联合发文的形式将该政府“行政任务”上升为党的“政治议题”<sup>[13]</sup>，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建设赋予党中央的“政治势能”和地方政府的“执行动量”，宏观上为街道民主政治建设营造了良好氛围。然而，顶层设计往往注重宏观规划而缺乏对制度具体如何执行的局部性、操作性说明，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施行终究欠缺上位法的明文规定。进而，高政治势能如何下沉到基层并进行因地制宜的转化，发挥地方主动性是关键。

在链接国家和基层社会的过程中，基层党组织扮演着政治中心的角色，能促进利益、理念、资源的必要整合<sup>[14]</sup>。在响应和贯彻上级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部署之下，相关县级党委带领县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到已开展街道议事工作的先进地区进行学习和调研，逐步钻研符合本地发展实际的街道议事代表会议模式；在县和街道人大达成共识后将此方案向上传达，得到县委领导肯定后，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对推进街道议事工作进行重点部署，进一步向下传导政治势能，帮助各个街道根据自身情况、特点自主开展组织，以实现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全县覆盖。

###### 2. 基层行动响应

全过程人民民主依赖于各层级主体的积极互动与广泛参与，需要人民与基层党组织运用理性对话与共识构建来实现双方的深度互动<sup>[15]</sup>。而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如何充分调动群众积极参与议事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治理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要素<sup>[12]</sup>。

首先，街道议事以民生需求为驱动。街道是市域治理的基本单元，普遍面临常住人口规模较大、人员结构复杂、社会矛盾多元易发等治理难题；同时，街道也是一个行使实际公共权力的经济实体，但由于街道组织架构上权力机关的缺位，导致其运转缺乏有效监督。因此，群众内在拥有着对自下而上表达诉求的制度化渠道的愿望。其次，街道议事以基层组织动员为助推。地方党委和政府处于基层一线，以其统合性行动安排回应高位制度设计的推动，切实发挥其基层领导作用，在议事机构建立、议事代表确定、职责履行等环节都进行指导把关；同时，按照要求积极联系、走访辖区群众，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并及时反馈，实现干群“双向奔赴”，确保制度探索工作有序推进。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产生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政治安排高位推动，也源于自下而上的民主诉求基层响应，两者共同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动力源泉<sup>[16]</sup>。

##### （二）制度运转的四重维度

习近平指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sup>[17]</sup>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依托党建引领,形成了多主体共同在场的参与平台,深度嵌入街道治理网络之中,并以赋权增能的方式保障与推动代表参与,提升了制度执行力和实际治理效能。

#### 1. 领导维度:党建多维整合

民主运行有赖于协调整合多元主体的运行机制,而机制有效运行则离不开强有力政治权威的领导。<sup>[18]</sup>协商民主涉及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和行为合作,因此更需要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力量。在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运作中,街道党工委作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为制度运作提供根本保证。首先,街道党工委落实宣传党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工作,强化思想领导。其次,依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创新基层人大制度”破题,整合可能的治理资源,发挥党组织的引领带动作用,领导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召开。同时,党承担“元治理”的任务,通过设定远景规划、营造良好协商氛围、强调协商精神,完成价值整合,从而增强协商团体的凝聚力。最后,参与会议制度规范确立过程,积极协调各方利益、及时进行补位,促进利益整合,确保协商活动规范开展。

#### 2. 场域维度:多方共同在场

现代政治是场域政治,场域政治的核心是对话<sup>[19]</sup>。街道是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协商的重要场域,在此场域内各主体展开对话离不开交流平台的搭建。街道代表议事会议制度为街道一级多元主体交流平台的构建创设了制度化空间。街道党工委、基层人大和议事代表等主体通过制度规范以参与议事协商的方式相连,通过理性对话构建行动共识。“共同在场”使得议事代表在信任合作为基础的场域内,通过正式渠道直接与事务执行负责人展开面对面对话,有利于明晰主体责任,增进主体的有效配合。此外,将民主化引入协商和决策过程,主体利益得以充分表达,增强了协商民主性、科学性,提升了民生实事落地效率。党建引领为核心、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商格局由此形成。

#### 3. 治理维度:嵌入基层网络

街道作为独立治理单元,日常需面对多样政策任务和复杂治理问题,面临较大治理压力。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以“议事协商”为核心,形成闭环工作机制,深度嵌入到街道治理网络之中,衔接了居民自治和社会治理的双重需求,有利于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具体而言,会议期间,协商会议从街道治理问题切入,关注与街道群众息息相关的民生议题,票选重要民生项目并协商项目方案;闭会期间,按照条块结合逻辑,议事代表被分别编入代表工作站和专业小组,依托人大联络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等载体深入到街道群众之中,展开常态化活动。会前,议事代表通过入户走访、座谈会等途径积极联系群众展开调研,充分汇集民众意见作为会议协商依据,也有助于精准对接公众公共服务需求,分担街道工作压力,提升治理公共性。会后,议事代表积极跟进办理过程,将结果成效、人民满意度作为协商成果转化的度量依据,并纳入街道综合考核之中,同时允许代表问责,形成对街道治理工作的有力监督。

#### 4. 主体维度:代表赋权增能

议事代表是街道议事代表会议的核心主体,其参与意愿和履职能力是决定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能否成功运转的关键因素。无权事实和无权感的交互作用会削弱治理参与意愿<sup>[20]</sup>。在弱权状态导致的低参与意愿前提下,议事代表难以真正发挥代表民众意见、参与街道治理的作用。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赋予了议事代表参与街道公共事务更充足的权利、机会和资源,使其得以切身感受到自己通过行使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对某些街道公共事务的影响,增强其责任感和使命感。议事代表的主体性得以彰显,自我效能感提升,参与协商的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另一方面,街道开展多样化的街道议事代表培训,针对议事代表履职中的疑难问题组织专项学习,并鼓励代表“学以致用”,增强其履职自信心和行动力。由此,履职能力与履职意愿双双提升、相互促进,推动了街道议事代表的有效协商参与和制度的良性运转。

### (三) 制度落地的三个实效

#### 1. 衔接制度断层,完善人大架构

在乡镇改街道的历史背景下,基层人大出现了“断层”——乡镇人大消失而街道人大“缺位”、职能弱化。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建立弥补了街道人大组织架构上的空白,也让街道人大作用的发挥有了队伍及制度的保障。街道人大工委通过议事代表会商议民生实事、督办意见建议、助力重大项目建设、开展工作评议等,推动街办事处和部门站所落实工作、解决问题,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联系服务群众的作用,真正实现了人大工作在街道的拓展和延伸。

#### 2. 搭建议政平台,扩大政治参与

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是基层民主单元建设的实践载体,以“代表会议”的形式为居民议政搭建平台。在街道党工委领导的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下,一方面吸纳群众积极参选议事代表和参与议事活动,拓宽民

主参与渠道；另一方面，议事代表参与会议、听取街道重大民生项目的工作报道，进行观察、讨论和评议，发挥着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畅通“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的渠道，填补了街道层面人民当家作主机制的内在缺失。

### 3. 推进民主议政，优化决策水平

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以议事协商为核心建立起民主议政和多元参与机制，通过代表会议汇集并回应民意。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事项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征求群众的意见建议，为街道科学民主决策提供有益参考。同时，建立完善议事成果的闭环落实机制，切实保障议事成果的有效评估与转化，完善决策从制定到落实的全流程管理，以民主决策程序的完善释放国家治理的实际效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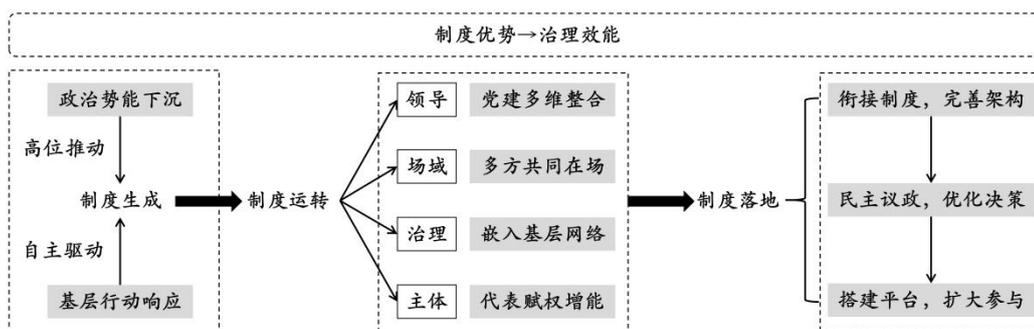


图2 分析框架图

## 五、结语

本文聚焦于重庆市推行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试点实践，依循“条件——过程——结果”分析范式，将个案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考察其制度如何在全过程人民民主顶层理念指导下逐步形成、正式运转到发挥成效的全流程，呈现了该过程中基层党、政府、群众等多元主体如何基于议事会开展民主协商活动，进而揭示其制度实践的底层逻辑，最大化链接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具体而言，本文从重庆市的复杂基层治理环境、历史行政规划不健全等现实困境出发，肯定当地推行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的必要性、明确其实践典型性。进一步，基于案例实践考察上升到理论阐释，以政治势能下沉和基层行动响应的双向路径构建该制度生成的条件维度分析；以党建多维整合、主体共同在场、治理网络嵌入、代表赋权增能构建该制度运转的过程机制分析；最后，从议政平台搭建、议政过程优化、制度架构完善进行结果维度分析，总结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对基层民主协商效能提升的作用。

综上，本文关注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建设实践载体之一的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对该制度的发展背景、生成路径、运作机制、作用效果进行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分析。基层民主始终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基石<sup>[21]</sup>，当前学界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建设的研究方兴未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好的发展基层民主、夯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础、进一步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值得未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探讨与研究。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重庆人大.市人大常委会印发四个指导意见 [EB/OL]. [https://www.cqrd.gov.cn/site/article/1211435383839543296/web/content\\_1211435383839543296.html](https://www.cqrd.gov.cn/site/article/1211435383839543296/web/content_1211435383839543296.html), 2023-09-07.
- [3]任中平.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下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的发展走向[J].理论与改革,2022,(02):1-15+147.
- [4]汪仲启.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重构——以上海虹桥街道为对象[J].社会政策研究,2021,(04):107-123.
- [5]温州人大.深化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建设的调研与思考 [EB/OL]. [http://www.wzrd.gov.cn/art/2023/12/7/art\\_1382234\\_58921332.html#:~:text=%E6%B7%B1%E5%8C%96%E4%BA%E5%A4%A7%E8%B7%B5%E8%A1%8C,2023-12-07](http://www.wzrd.gov.cn/art/2023/12/7/art_1382234_58921332.html#:~:text=%E6%B7%B1%E5%8C%96%E4%BA%E5%A4%A7%E8%B7%B5%E8%A1%8C,2023-12-07).
- [6]陈波.数智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建设的思考[J].人大研究,2022,(12):42-47.
- [7]李小健,陈敏.“议”出群众幸福感——九龙坡区人大常委会积极探索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J].中国人大,2023,(22):50.
- [8]本刊记者,余逊达.探索完善街道居民议事制度[J].浙江人大,2019,(05):22-24.
- [9]李书林,孙志国,董梦超.街道议事会:诠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J].人大建设,2023,(01):24-25.

- [10]王傲,赵雨平,王杰.票选项目“由民作主”项目成效“大众点评”——合江县人大常委会探索实行街道居民议事会制度侧记[J].民主法制建设,2024,(04):48-49.
- [11]唐毓首,韦少雄.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中村级议事协商的逻辑、困境与出路——基于主体、制度、程序三维视角的思考[J].理论导刊,2023,(04):49-54.
- [12]贺东航,孔繁斌.重大公共政策“政治势能”优劣利弊分析——兼论“政治势能”研究的拓展[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0,9(04):52-59.
- [13]陈晓运,刘循跃.依势而为:政治势能何以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以R村由“后进村”向“示范村”蝶变为例[J].岭南学刊,2024,(04):41-57.
- [14]徐丙祥.新时代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思考[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04):25-32.
- [15]安德鲁·埃德加·哈贝马斯:关键概念[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2.
- [16]温顺生,兰成东.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发挥效能的运行机制与内在逻辑——基于广西村级议事协商试点村的扎根分析[J].长白学刊,2024,(05):10-21.
- [17]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旗帜,2019,(10):5-6.
- [18]徐楷森.中国共产党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逻辑[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6(01):35-44.
- [19]陈鼎.政协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以温岭市“民生议事堂”2.0版协商平台为例[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01):155-164.
- [20]谭祖雪,张江龙.赋权与增能:推进城市社区参与的重要路径——以成都市社区建设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5(06):57-61.
- [21]陈绪新,孙丹薇.从善政走向善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伦理觉解[J].河南社会科学,2024,32(10):25-34.

## Operational Framework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s of the Subdistrict Deliberative Council System: Evidence from Chongqing'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Neighborhood Governance

Siyuan Wa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Grassroot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onstitutes a vital operational modality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While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serves as the institutional vehicle ensuring the institutional realization of grassroot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absence of corresponding People's Congress structures at the subdistrict level has perpetuated institutional gaps in citizen participation, impeded democratic articulation, and insufficient oversight mechanisms in urban grassroots governance. Driven by the dual dynamics of political momentum diffusion and grassroots implementation dynamics, Chongqing Municipality has been pioneering the Subdistrict Deliberative Council System since 2019.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ongqing'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is study deciphers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through four analytical dimensions: (a) multi-dimensional Party-building integration, (b) co-presence of pluralistic stakeholders, (c) embedded governance network architecture, and (d) representative empowerment dynamics. The findings elucidate how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transform into governance efficacy, demonstrating that this institutional design advance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onsultative participation and innovates grassroots People's Congress operational protocols. As a replicable model, it contributes to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democratic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while propell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words:** Subdistrict Deliberative Council System,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Grassroot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Grassroots People's Congress Operations